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八　　　　列傳三十八

裴炎 從子伷先從新書增　　劉禕之 父子翼從新書增

魏元同 子恬　　　　李昭德 父乾祐

裴炎字子隆絳州聞喜人也少補宏文生每遇休假諸生多出遊炎獨不廢業歲餘有司將薦舉辭以學未篤而止在館垂十載尤曉春秋左氏傳及漢書擢明經第尋為濮州司倉參軍歷御史起居舍人寖遷黃門侍郎累歷兵部侍郎調露二年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中書令永淳元年高宗幸東都留太子哲守京師命炎與劉仁軌薛元超為輔明年高宗不豫炎從太子赴東都侍疾十一月高宗疾篤命

太子監國炎奉詔與黃門侍郎劉齊賢中書侍郎郭正一並於東宮平章事十二月丁巳高宗崩太子卽位未聽政宰臣奏議天后降令於門下施行舊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長孫无忌以司空房元齡以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中宗旣立欲以后父韋元貞爲侍中又欲與乳母子五品炎固爭以爲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我讓國與元貞豈不得何爲惜侍中耶炎懼乃與則天定策廢立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等勒兵入內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有何罪太后報曰汝欲將天下與韋元貞何得無罪乃廢中宗爲廬陵

王立豫王旦爲帝炎以定策功封河東縣侯新書永清縣男太
后臨朝天授初又降豫王爲皇嗣時太后姪武承嗣請
立武后七廟及追王父祖太后將許之炎進諫曰皇太
后天下之母聖德臨朝當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禰以示
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之敗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昔太后曰呂氏之王權在生人今者追尊事歸前代
存歿殊迹豈可同日而言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殷
鑒未遠當絕其源太后不悅而止時韓王元嘉魯王靈
夔等皆皇屬之近承嗣與從父弟三思屢勸太后因事
誅之責絕宗室之望劉禕之韋仁約並懷畏憚唯唯無

言炎獨固爭以爲不可承嗣深憾之賜爵河東縣侯文明元年官名改易炎爲內史豫王雖爲帝未嘗省天下事炎謀乘太后出遊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秋徐敬業構逆太后召炎議事炎奏曰皇帝年長未俾親政乃致猾豎有詞若太后返政則此賊不討而解矣御史崔察聞而上言曰裴炎伏事先朝二十餘載受遺顧託大權在己若無異圖何故請太后歸政乃命御史大夫騫味道御史魚承曄鞫之鳳閣侍郎胡元範奏曰炎社稷忠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納言劉齊賢左衛率蔣儼繼辨之后曰炎反有端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右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

理之文武之間證炎不反者甚衆太后皆不納光宅元年十月斬炎於都亭驛之前街炎初被擒左右勸炎遜辭於使者炎歎曰宰相下獄焉有更全之理竟無折節及籍沒其家乃無儋石之蓄胡元範申州義陽人坐救炎流死瓊州新書嶲州程務挺伏法納言劉齊賢貶吉州長史吏部侍郎郭待舉貶岳州刺史皆坐救炎之罪也先是開耀元年十月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裴行儉獻定襄所獲俘因除曲赦外斬阿史那伏念溫傅等五十四人於都市初行儉討伐之時許伏念以不死伏念乃降時炎害行儉之功奏云伏念是程務挺張虔勗逼逐於營

又積北回紇南向偪之窘急而降乃殺之行儉嘆曰渾濬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行儉因此稱疾不出炎致國家負義而殺降姤能害功構成陰禍其敗也宜哉睿宗踐祚下制曰飾終追遠斯乃舊章表德旌賢有光恒策故中書令裴炎含宏稟粹履信居貞望重國華才稱人秀唯幾成務績宣於代工偶居無猜義深於奉上文明之際王室多虞保乂朕躬實著誠節而危疑起釁倉卒羅災歲月屢遷邱封莫樹永言先正感悼良多宜追賁於九原俾增榮於萬古可贈益州大都督贈太尉謚曰忠炎長子彥先後爲太子舍人從子伷先後

爲工部尚書

伷先未冠推蔭爲太僕丞炎死坐流嶺南上變求面陳得失后召見盛氣待之曰炎謀反法當誅尚何道伷先對曰陛下唐家婦身荷先帝顧命今雖臨朝當責任大臣須東宮年就德成復子明辟奈何遽王諸武斥宗室炎爲唐忠臣而戮逮子孫海內憤怨臣愚請陛下宜還太子東宮罷諸武權不然豪傑乘時而動不可不懼后怒命曳出杖之朝堂長流瀼州歲餘逃歸爲吏跡捕流北庭無復名檢專居賄五年至數千萬娶降胡女爲妻妻有黃金駿馬牛羊以財自雄養客數百人自北庭屬京師多其客詞候朝延事聞知十常七八時補闕李秦授爲武后謀日譏言代武者劉劉無强姓殆流人乎今大臣流放者數萬族使之畔者亂社稷憂也后請然夜拜秦授考功員外郎分走使者賜壘詔慰安流人實命殺之伷先前知以橐駝載金幣賓客奔突厥行未遠都護遣兵追之與格鬭爲所執械繫獄以狀聞會武后度流人已誅畏天下姍請更遣使者安撫十道以好言自解釋曰前使使尉安有罪而不曉朕意擅誅殺殘忍不道朕甚自咎今流人存者一切縱還由是伷先得不死中宗復位求炎後授伷先太子詹事丞遷泰桂廣三州都督坐累且誅宰相張說右之

免官久乃擢范陽節度使太原京兆尹以京師官冗奏罷畿縣員外及試官進工部尚書年八十六以東京留守累封翼城縣公卒官下

劉褘之字希美常州晉陵人也祖興宗陳鄱陽王諮議參軍父子翼字小心善吟諷有學行隋大業初歷祕書監河東柳顧言甚重之性不容非朋僚有短常面折之友人李伯藥嘗稱曰劉四雖復罵人人都不恨貞觀元年詔追入京以母老固辭太宗許其終養江南大使李襲譽嘉其至孝恒以米帛賚之因上表旌其門閭改所居為孝慈里母卒服竟徵拜吳王府功曹再遷著作郎宏文館直學士預修晉書加朝散大夫永徽初卒高宗遣使

弔贈給靈輿還鄉有集二十卷褘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時人號爲劉孟高郭尋與利貞等同直昭文館上元中遷左史宏文館直學士與著作郎元萬頃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韓楚賓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誡樂書凡千餘卷時又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褘之兄懿之時爲給事中兄弟並居兩省論者美之儀鳳二年轉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兼豫王府司馬尋加中大夫褘之有姊在宮中爲內職天后令省榮國夫人之疾褘之潛伺見之坐是配流嶲州歷數載天后表請

高宗名還拜中書舍人轉相王府司馬復遷檢校中書侍郎高宗謂曰相王朕之愛子以卿忠孝之門藉卿師範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禕之居家孝友甚爲士族所稱每得俸祿散於親屬高宗以此重之則天臨朝甚見親委及豫王立禕之參預其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賜爵臨淮男時軍國多事所有詔敕獨出禕之構思敏速皆可立待及官名改易禕之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時有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得罪左授衛州司馬詣宰相陳訴內史騫味道謂曰此乃皇太后處分也禕之謂先敏曰緣坐改官例從臣下奏請

則天聞之以味道善則歸已過則推君貶青州刺史以褘之推善於君引過在已加授太中大夫賜物百段細馬一匹因謂侍臣曰夫爲臣之體在揚君之德君德發揚豈非臣下之美事且君爲元首臣作股肱情同休戚義均一體未聞以手足之疾移於腹背而得一體安者味道不存忠赤已從屏退褘之竭忠奉上情甚可嘉納言王德眞對曰昔戴至德每有善事必推於君太后曰先朝每稱至德能有此事逺其終歿有制褒崇爲臣之道豈過斯行傳名萬代可不善歟儀鳳中吐蕃爲邊患高宗謂侍臣曰吐蕃小醜屢犯邊境我比務在安輯未

卽誅夷而戎狄豺狼不識恩造置之則疆場日駭圖之
則未聞上策宜論得失各盡所懷時劉景先郭正一皇
甫文亮楊思徵薛元超各有所奏褘之時爲中書舍人
對曰臣觀自古明王聖主皆患夷狄吐蕃時擾邊隅有
同禽獸得其土地不可攸居被其憑陵未足爲恥願戢
萬乘之威且寬百姓之役高宗嘉其言後褘之嘗竊謂
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既能廢昏立明何用臨朝稱
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其言則天不悅
謂左右曰褘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豈復顧我恩
也垂拱三年或誣告褘之受歸州都督孫萬榮金兼與

許敬宗妄有私則天特令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禕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則天大怒以爲拒捍制使乃賜死於家時年五十七初禕之既下獄睿宗爲之抗疏申理禕之親友咸以爲必見原宥稱賀之禕之曰吾必死矣太后臨朝獨斷威福任已皇帝上表徒使速吾禍也禕之在獄時嘗上疏自陳及臨終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草謝表其子將絶殆不能書監刑者促之禕之乃自操數紙援筆立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麟臺郎郭翰翰嘗爲御史巡察隴右多所按劾次寧州時狄仁傑爲刺史民爭言有異政翰就館以筆紙置於案謂僚屬曰入其境其政可知願薦使

君美於朝毋久留郎命駕去性寬簡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辭憲官改麟臺郎云太子文學周思鈞其稱歎其文則天聞而惡之左遷翰爲巫州司法思鈞爲播州司倉睿宗即位以禕之宮府舊寮追贈中書令有集七十卷傳於時

魏元同字和初定州鼓城人也祖士廉仕齊爲輕車將軍舉進士擢長安令累轉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文章屬和配流嶺外既廢不自護藉乃驗遂爲生事上元初赦還工部尚書劉審禮薦元同有時務之才拜岐州長史累遷至吏部侍郎承淳元年詔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元同以旣委選舉恐未盡得人之術乃上疏曰臣聞製器者必擇匠以簡材爲國者必求賢以莅官匠

之不良無以成其工官之非賢無以致於理君者所以牧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養人失君道矣臣不輔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誠國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今人不加富盜賊不衰獄訟未清禮義猶闕者何也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也官之不得其才者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臣又聞傅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國今之州縣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已下其傅相大官

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來自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爲至要何以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者蓋短錘庾之器所積者寧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況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愧彼淸通昧於

甄察亦將竭其庸妄糅彼勢絲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賦
私一啟以及萬端至乃為人擇官為身擇利顧親疏而
洞筆看勢要而措情悠悠風塵此焉奔競擾擾遊宦同
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險如溪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
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不
亦難矣且魏人應運所據者乃三分晉氏播遷所臨者
非一統逮乎齊宋以及周隋戰爭之日多安泰之時少
瓜分瓦裂各在一方隋氏平陳十餘年耳接以兵禍繼
以饑饉既德業之不逮或時事所未遑非謂是今而非
古也武德貞觀與今亦異皇運之初庶事草創豈唯日

不暇給亦乃人物常稀天祚大聖享國永年比屋可封異人間出咸以爲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雜流歲以千計羣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敘於終十不收一淄澠雜混玉石難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撫即事之爲弊知及後之滋失夏殷已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覩其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周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之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唯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內史

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當所用者精故能得濟濟之多士盛芃芃之棫樸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歡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於朝三公參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衆一士之進其謀也詳故官

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宏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而況於當今乎又夫從政莅官不可以無學故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齓之年已腰銀艾或童丱之歲已襲朱紫宏文崇賢之生千牛輦脚之類課試既淺藝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象賢繼父古之道也所謂冑子必裁諸學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齊八政以防其淫舉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少則受業長而出仕並由德進必以才升然後可以利用賓王移家事國少仕則

廢學輕試則無才於此一流良足惜也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徒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而後言才之義也臣又以為國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財貧者厭糟糠思短褐富者餘糧肉衣輕裘然則當衰弊乏賢之時則可磨策朽鈍而乘馭之在太平多士之日亦宜妙選髦俊而任使之詩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荆也在薪之翹翹者方之用才理亦當耳選人幸多尤宜簡練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隔故人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慎所

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伊皐既舉不仁咸遠復患階秩雖同人才異等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厮役皆天下俊傑彼之蕞爾猶能若斯況以神皇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久長之策爲無窮之基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竊惑之伏願稍回聖慮時採芻言略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即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疏奏不納宏道初轉文昌左丞兼地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則天

臨朝遷太中大夫鸞臺侍郎依前知政事垂拱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納言封鉅鹿男新書永淳元年封元同素與裴炎結交能保終始時人呼為耐久朋而與酷吏周興不協先是狄仁傑督太原運失米萬斛將坐誅元同救免而河陽令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聽命元同曰明府可去矣毋久留與以為沮已銜之永昌初為周興所搆云元同言太后老矣須復皇嗣太后聞之怒乃賜死於家監刑御史房濟謂元同曰何不告事冀得召見當自陳訴元同歎曰人殺鬼殺有何殊也豈能為告人事乎乃就刑年七十三子恬字安禮事親以孝聞第進士為御史主簿開元中為潁王傅

李昭德京兆長安人也父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

時有鄜令裴仁軌私役門夫太宗欲斬之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遵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畫一之理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臣忝憲司不敢奉制太宗意解仁軌竟免乾祐尋遷侍御史母卒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太宗遣使就墓弔之仍旌表其門後歷長安令治書御史皆有能名擢拜御史大夫乾祐與中書令褚遂良不協竟為遂良所構永徽初繼為邢魏等州刺史乾祐雖強直有器幹而昵於小人既典外郡與令史結友書疏往返令伺朝廷之事俄為友人所發坐流愛州乾封中

起爲桂州都督新書謫州刺史歷拜司刑太常伯舉京兆功曹參軍崔擢爲尚書郎事旣不果私以告擢後擢有犯乃告乾祐泄禁中語以贖罪乾祐復坐免官尋卒昭德郎乾祐之孼子也强幹有父風少舉明經累遷至鳳閣侍郎累官御史中丞永昌初坐事貶振州陵水尉長壽二年增置夏官侍郎三員時選昭德與婁師德侯知一爲之如意元年拜鳳閣侍郎是歲又遷鳳閣鸞臺平章事尋加檢校內史薛懷義討突厥以昭德爲行軍長史不見虜還長壽中神都改作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又城外郭皆昭德創其制度時人以爲能初都城洛水天津之東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橋及利涉橋以通行李上

元中司農卿韋機始移中橋置於安衆坊之左街當長
夏門都人甚以爲便因廢利涉橋所省萬計然歲爲洛
水衝注常勞治葺昭德創意積石爲腳銳其前以分水
勢自是竟無漂損時則天以武承嗣爲文昌左相昭德
密奏曰承嗣陛下之姪又是親王不宜更在機權以惑
衆庶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間猶相篡奪況在姑姪豈得
委權與之脫若乘便寶位寧可安乎則天矍然曰我未
之思也承嗣亦嘗返譖昭德則天曰自我任昭德每獲
高臥是代我勞苦非汝所及也承嗣俄轉太子少保罷
知政事延載初鳳閣舍人張嘉福令洛陽人王慶之率

輕薄惡少數百人詣闕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則天不許慶之固請不已則天令昭德詰責之令散昭德便杖殺慶之餘衆乃息昭德因奏曰臣聞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豈有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則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傳之子孫為萬代計況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則天寤之乃止時朝廷諛佞者多獲進用故幸恩者事無大小但近諂諛皆獲進見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

石豈能衍疑盡反耶左右皆笑是時來俊臣侯思止等枉
橈刑法誣陷忠良人皆懾懼昭德每廷奏其狀由是俊
臣黨與少自摧屈來俊臣又嘗棄故妻而娶太原王慶
詵女侯思止亦奏娶趙郡李自挹女敕政事堂共商量
昭德撫掌謂諸宰相曰大可笑往年俊臣賊劫王慶詵
女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無乃復辱國
耶尋奏寢之侯思止後竟為昭德所繩榜殺之旣而昭
德專權用事頗為朝野所惡前魯王府功曹參軍邱愔
上疏言其罪狀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歸於下宰臣
持政常以勢盛為殃魏冉誅廉族以安秦非不忠也弱

諸侯以强國亦有功也然以出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
人主不聞有王張祿一進深言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
即覺悟魏冉果以專權則秦之覇業或不傳其子孫陛
下創業興王撥亂英主總權收柄司契握圖天授已前
萬機獨斷發命皆中舉事無遺公卿百僚具職而已自
長壽已來厭怠細政委任昭德使掌機權然其幹濟小
才不堪軍國大用直以性好凌轢氣負剛强盲聾下人
芻狗同列刻薄慶賞矯枉憲章國家所賴者微所妨者
大天下杜口莫敢一言聲威翕赫日已熾盛臣近於南
臺見敕目諸處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請不依陛下便不

依如此改張不可勝數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諸謀要待畫旨將行方始別生駁異揚露專擅顯示於人歸美引慝義不如此州縣列位臺寺庶官入謁出辭望塵慴氣一切奏讞與奪事宜皆承旨意附會上言今有秩之吏多爲昭德之人陛下勿謂昭德小心是我手臂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近者新陷來張兩族兼挫侯王二仇鋒銳更不可當方寸叵難窺測書曰知人亦未易人亦未易知漢光武獎寵龐萌可以託孤卒爲戎首魏明帝期司馬懿以安國竟肆姦回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資將以託人尙憂失

授況兼天下之重而可輕忽委任者乎今昭德作福專威橫絕朝野愛憎與奪旁若無人陛下恩遇至深蔽過甚厚臣聞蟻穴壞堤針芒寫氣涓涓不絕必成江河履霜堅冰須防其漸權重一去收之極難臣又聞輕議近臣犯顏深諫明君聖主亦有不容臣熟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但使國安身死臣實不悔陛下深覽臣言爲萬姓自愛時長上果毅鄧注又著碩論數千言備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逢宏敏遽奏其論則天乃惡昭德謂納言姚璹曰昭德身爲內史備荷殊榮誠如所言實負於國延載初左遷欽州南賓尉數日又命

免死配流壽又名拜監察御史時太僕少卿來俊臣與昭德素不協乃誣構昭德有逆謀因被下獄與來俊臣同日而誅是日大雨士庶莫不痛昭德而慶俊臣也相謂曰今日天雨可謂一悲一喜矣神龍中降制曰故李昭德勤恪在公强直自達立朝正色不吐剛以茹柔當軸厲詞必抗情以歷詆墉隍府寺樹績良多變更規模歿而不朽道淪福善業虧嫉惡名級不追風流將昧式旌壞樹光被幽明可贈左御史大夫德宗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史臣曰裴炎位居相輔時屬艱難歷覽前蹤非無忠節

但見遲而慮淺又遭命以會時何者當是時高宗晏駕
尙新武氏革命未見炎也唯慮中宗之過失是其淺也
不見太后之苞藏是其遲也及乎承嗣請封祖禰三思
勸殺宗親然後徒有諫章何嘗濟事是孤遺託豈痛伏
誅時論則然遲淺須信況闘覯構逆則示其閑暇俾殺
降則彰彼猜嫌小數有餘大度何足又其驗也禕之名
父之子諒知其才著述頗精履歷無媿師範王府秉執
相權咸有能名固愜羣議何乃失言於大隱取金於萬
榮潛見內人私通嬖妾使獨迹玷其清譽淫行汙於貞
名若言俗困濫刑公行誣告卽又自昧周防之道人非

盡戮之寃賜死於家猶為多幸臨終不撓抑又徒勞元同富於詞學公任權衡當為典選之時備疏擇才之理但以高宗棄代之後則天居位之間革命是懷附已為愛苟一言之不順則赤族以難逃是以唐之名臣難忘中興之計周之酷吏嘗謀並進之讒元同欲復皇儲固難逃兇死而無過人殺何妨昭德強幹為臣機巧莅事凡所制置動有規模武承嗣方持左相權將立為皇太子請更所任復寢其謀咸由昭德之言能拒則天之旨又觀其誅侯思止法王慶之挫來俊臣致朋黨漸衰誠佞稍退又則天謂承嗣曰我任昭德每獲高臥代我勞

苦非汝所能及也此則强幹機巧之驗焉公忠之道亦在其中矣不然則何以致是哉若是昭德用謙御下以柔守剛不恃專權嘗能寡過則復皇嗣而非晚保臣節而必終蓋由道之宏持器難苞貯純剛是失卷智不全所以邱愔抗陳鄧注深論瓦解而固難收拾風摧而豈易扶持自取誅夷人誰怨懟

贊曰政無刑法時屬艱危裴炎之智慮淺見遲禕之履行貨色自欺昭德强猛何由不虧死無令譽孰謂非宜元同不幸顛殞亦隨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八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九　　列傳三十九

韋思謙 子承慶　嗣立　嗣立子恒　濟

陸元方 子象先　景倩從新書增　景融　景融元孫希聲從新書增　元方從叔餘慶　餘慶子璩從新書增

蘇瓌 子頲　詵　詵子震從新書增　瓌從父勗　勗子幹

韋思謙鄭州陽武人也本名仁約字思謙以音類則天父諱故稱字焉其先自京兆南徙家於襄陽八歲喪母以孝聞舉進士累補應城令歲餘調選思謙在官坐公事微殿舊制多未敘進吏部尚書高季輔曰自居選部今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而棄大德擢授監察御史由是知名

嘗謂人曰御史出都若不動搖山岳震慴州縣誠曠職耳時中書令褚遂良賤市中書譯語人地思謙奏劾其事遂良左授同州刺史及遂良復用思謙不得進出爲清水令謂人曰吾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觸機便發固宜爲身災也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爲碌碌之臣保妻子耳左肅機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史引思謙爲同府倉曹謂思謙曰公豈池中之物屈公爲數旬之客以望此府耳改侍御史高宗賢之每召與語雖甚倦徙倚軒檻猶數刻罷疑獄劇事多與參裁累遷右司郎中永淳初歷尚書左丞御史大夫時武候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禕

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思謙歷階而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聰致仁禕非常之罪即臣亦事君不盡矣請專對其狀辭辨縱横音旨明暢高宗深納之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未嘗行拜禮或勸之答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也初拜左丞奏曰陛下爲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朝廷肅然帝崩思謙扶疾入臨涕泗冰須俯伏號絶詔給扶持則天臨朝轉宗正卿會官名改易改爲司屬卿光宅元

年分置左右肅政臺復以思謙爲右肅政大夫大夫舊與御史抗禮思謙獨坐受其拜或以爲辭思謙曰國家班列自有差等奈何以姑息爲事耶垂拱初賜爵博昌縣男遷鳳閣鸞臺三品二年代蘇良嗣爲納言辭疾不許詔肩輿以朝聽與子孫侍三年上表告老請致仕許之仍加太中大夫永昌元年九月卒於家贈幽州都督二子承慶嗣立

承慶字延休少恭謹事繼母以孝聞弱冠舉進士補雍王府參軍府中文翰皆出於承慶辭藻之美擅於一時王爲太子累遷太子司議郎儀鳳四年五月詔皇太子賢監國時太子頗近聲色與戶奴等款狎承慶上書諫曰臣

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也所以承宗廟之重繫億兆之心萬國以貞四海屬望殿下以仁孝之德明睿之資岳峙泉渟金貞玉裕天皇升殿下以儲副寄殿下以監撫欲使照無不及恩無不覃百寮仰重曜之暉萬姓聞洊雷之響夫君無民無以保其位人非食無以全其生故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頃年已來頻有水旱菽粟不能豐稔黎庶自致煎窮今夏亢陽米價騰踊貧窶之室無以自資朝夕遑遑唯憂餒饉下人之瘼實可哀矜稼穡艱難所宜詳悉天皇所以垂衣北極殿下所以守器東宮爲天下之所尊得天

下之所利者豈唯上元之幽贊亦百姓之力也百姓危則社稷不得獨安百姓亂則帝王不能獨理故古之明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每以天下爲憂不以四海爲樂今關隴之外兇寇憑凌西土編氓凋喪將盡干戈日用烽柝薦興千里有勞於饋糧三農不遑於稼穡殿下爲臣爲子乃國乃家爲臣在於竭忠爲子期於盡孝在家不可以自逸在國不可以自康一物有虧聖上每留神念三邊或梗殿下豈不兢懷況當養德之秋非是任情之日伏承北門之內造作不常玩好所營或有煩費倡優雜伎不息於前鼓吹繁聲亟聞於外既喧聽覽

且黷宮闈兼之僕隸小人緣此得親左右亦既奉承顏色能不恃託恩光作福作威莫不由此不加防愼必有愆非倘使徽累德音於後悔之何及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此皆無益之事固不可耽而悅之臣又聞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是知高危不可不愼滿溢不可不持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敬愼之謂也在於凡庶能守而行之猶可以高振聲華坐致榮祿況殿下居少陽之位有天挺之資片善而天下必聞小能而天下咸服豈可不爲盡善盡美之道以取可大可久之名哉伏願博覽經書以廣其德屏退

聲色以抑其情靜默無爲恬虛寡欲非禮勿動非法不言居處服玩必循節儉畋獵遊娛不爲縱逸正人端士必引而親之便僻側媚必斥而遠之使惠聲溢於遠近仁風翔於內外則可以克享終吉長保利貞爲上嗣之稱首奉聖人之鴻業者矣又嘗爲諭善箴以獻太子太子善之賜物甚厚承慶又以人之用心多擾濁浮躁罕詣冲和之境乃著靈臺賦以廣其志辭多不載調露初東宮廢出爲烏程令風化大行長壽中累遷鳳閣舍人兼掌天官選事承慶屬文迅捷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尋坐忤大臣旨出爲沂州刺史明堂災上疏諫以文明垂

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大抵皆惡逆不道夫構大厦濟巨川必擇文梓艅艎若亟毀而敗則是用朽木乘膠船也臣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路寬故一言有合而付大任夫以堯舉舜猶歷試諸難況庸庸者可超處輔相以百揆萬機畀小人哉書聞不報未幾詔復舊職依前掌天官選事久之以病免改授太子諭德後歷豫虢等州刺史頗著聲績制書褒美長安初入爲司僕少卿轉天官侍郎兼修國史承慶自天授已來三掌天官選事銓授平允海內稱之尋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仍依舊兼修國史神龍初坐附推張易之弟昌宗失實配流嶺表時易之等既伏誅承慶去巾解帶而待罪時欲草赦書衆議以爲無如承慶者乃召承慶爲之承慶神色不

撓援筆而成辭甚典美當時咸歎服之歲餘起授辰州刺史未之任入爲祕書員外少監兼修國史尋以修則天實錄之功賜爵扶陽縣子賚物五百段又制撰則天皇后紀聖文中宗稱善特加銀青光祿大夫俄授黃門侍郎仍依舊兼修國史未拜而卒中宗傷悼久之乃召其弟相州刺史嗣立令赴葬事仍拜黃門侍郎令繼兄位其見用如此贈祕書監禮部尚書謚曰溫子長裕膳部員外郎

嗣立字延構承慶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嚴每有杖罰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聽輒私自杖母察知之漸加

恩貸議者比晉人王祥王覽少舉進士累補雙流令政有殊績爲蜀中之最三遷萊蕪令會承慶自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則天召嗣立謂曰卿父往日嘗謂朕曰臣有兩男忠孝堪事陛下自卿兄弟効職如卿父言今授卿鳳閣舍人令卿兄弟自相替代卽日遷鳳閣舍人時學校頽廢刑法濫酷嗣立上疏諫曰臣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人成俗必由學乎學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春秋

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是以敎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已來二十餘載國學廢散冑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升班寒族常流復因凌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藉際會入仕尤多加以譏邪凶黨來俊臣之屬妄執威權恣行枉陷正直之伍死亡爲憂道路以目人無固志罕有執不撓之懷殉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渝濫隨班少經術之

士攝職多庸瑣之才徒以猛暴相誇罕能清惠自勗使海內黔首騷然不安州縣官僚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致康寧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宏獎道德於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然後審持衡鏡妙擇良能以之臨人寄之調俗則官無侵暴之政人有安樂之心居人則相與樂業百姓則皆戀桑梓豈復憂其逃散而貧窶哉今天下戶

口亡逃過半租調既減國用不足理人之急尤切於茲故知務學之源豈唯潤身進德而已將以誨人利國可不務之哉臣聞堯舜之日晝其衣冠文景之時幾致刑措歷茲千載以爲美談臣伏惟陛下睿哲欽明窮神知化自軒昊已降莫之與京獨有往之論法或未盡善皆由主司姦兇惑亂視聽尋而陛下聖察具詳之矣然竟未能顯其本源明其前事令天下萬姓識陛下本心尚使四海多銜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臣誠愚暗不識大綱請爲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揚豫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絶遂使巨奸大猾

伺隙乘間內苞豺狼之心外示鷹鸇之迹陰圖潛結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爲巧詆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籍籍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辨占皆合縱皐陶爲理于公定刑則謂汙宮毀柩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詞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寬捨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讐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功効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爲羅織其中陷刑得罪者雖有敏識通材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寃酷口莫能以

自明或受誅夷或遭竄殛並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弄法徒文傷人實甚賴陛下特回聖察昭然詳究周興邱勣之類宏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遐邇而朝野慶泰若再睹陽和且如仁傑元忠俱羅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明垂以省察則葅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之各爲良輔國之楨榦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但恐往之得罪者多並此流則向時之斃者其數甚衆昔殺一孝婦尚或降災而濫者蓋多寧無怨氣怨氣上達則水旱所興欲望歲登不可得也

倘陛下宏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削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來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破以昭蘇伏法之輩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知此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歡欣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五穀豐稔歲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願陛下深察尋還秋官侍郎三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長安中則天嘗與諸宰臣議及州縣官吏納言李嶠夏官尚書唐休璟等奏曰臣等謬膺大任不能使兵革止息倉府殷

盈戶口尚有逋逃官人未免貪濁使陛下臨朝軫歎屢以爲言夙夜兢惶不知啟處伏思當今要務莫過富國安人富國安人之方在擇刺史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今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務在憂國濟人庶當有所補益則天曰卿等處鸞臺鳳閣誰爲此行嗣立率先對曰臣以庸愚謬膺獎擢內掌機密非臣所堪承乏之外臺庶當盡節倘垂採錄臣願此行於是嗣立攜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無幾嗣立兄承

慶入知政事嗣立轉成均祭酒兼檢校魏州刺史又徙洺州刺史尋坐承慶左授饒州長史歲餘徵爲太僕少卿兼掌吏部選事神龍二年爲相州刺史及承慶卒代爲黃門侍郎轉太府卿加修文館學士景龍三年轉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中宗崇飾寺觀又濫食封邑者衆封戶凡五十四州皆據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數州隨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樂太平公主率取高貲多丁家無復如平民有所損免爲封戶者亟於軍與監察御史宋務光建言願停徵封一切附租庸輸送不納國用虛竭嗣立上疏諫曰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家無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國非其國故知立國立家皆資於儲蓄矣夫水旱之災關之陰陽運數非人智力所能及

也堯遭大水湯遭大旱則知仁聖之君所不能免當此時不至於困弊者積也今陛下倉庫之內比稍空竭尋常用度不支一年倘有水旱人須賑給徵發時動兵要資裝則將何以備之其緣倉庫不實妨於政化者觸類而是臣竊見比者營造寺觀其數極多皆務取宏博競崇瓌麗大則費耗百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略計多用資財動至千萬已上轉運木石人牛不停廢人功害農務事既非急時多怨咨故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誠哉此言非虛談也且元旨祕妙歸於空寂苟非修心定慧諸法皆涉有爲至

如土木雕刻等功唯是殫竭人力但學相誇壯麗豈關
降伏身心且凡所興功皆須掘鑿蟄蟲在土種類寔多
每日殺傷動盈萬計連年如此損害可知聖人慈悲爲
心豈有須行此事不然之理皎在目前世俗衆僧未通
其旨不慮府庫空竭不思聖人憂勞謂廣樹福田卽是
增修法教倘水旱爲災人至饑餒夷狄作梗兵無資糧
陛下雖有龍象如雲伽藍概日豈能裨萬分之一救元
元之苦哉於道法旣有乖在生人極爲損陛下豈可不
深思之臣竊見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畧問戶部云用
六十餘萬丁一丁兩匹卽是一百二十萬已上臣頃在

太府知每年庸調絹數多不過百萬少則七八十萬巳來比諸封家所入全少倘有蟲霜旱澇曾不半在國家支供何以取給臣聞自封茅土裂山河皆須業著經綸功申草昧然後配宗廟之享承帶礪之恩皇運之初功臣共定天下當時食封才止三二十家今以尋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國家租賦大半私門私門則貲用有餘國家則支計不足有餘則或致奢侈不足則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爲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或是官典或是奴僕多挾勢騁威凌突州縣凡是封戸不勝侵擾或輸物多索裹頭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怨嘆遠近共知

復有因將貨易轉更生釁徵打紛紛曾不寧息貧之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於左藏請受不得輒自徵催則必免侵擾人冀蘇息臣又聞設官分職量事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官人在安人官人則哲安人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也是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理非其才

則亂理亂所繫焉可不深擇之哉今之用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効即頓至遷擢夫趨競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趨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贓汙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員闕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用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迹銷聲常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

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人君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又刺史縣令理人之首近年已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選人暮年無手筆者方擬縣令此風久扇上下同知將此理人何以率化令歲非豐稔戶口流亡國用空虛租調減削陛下不以此留念將何以理國乎臣望下明制具論前事使有司改換簡擇天下刺史縣令皆取才能有稱望者充自今已往應有遷除諸曹侍郎兩省兩臺及五品已上清望官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牧宰得人天下大理萬姓欣欣然豈非太平樂事哉唯

陛下詳擇疏奏不納嗣立與韋庶人宗屬疎遠中宗特
令編入屬籍由是顧賞尤重嘗於驪山鸚鵡谷構營別業
中宗親往幸焉自製詩序令從官賦詩賜絹二千匹因
封嗣立爲逍遙公名其所居爲清虛原幽棲谷嗣立獻木栝蘇
盤繳十物韋氏敗幾爲亂兵所害寧王憲以嗣立是從母之
夫救護免之睿宗踐祚拜中書令旬日出爲許州刺史
以定冊尊立睿宗之功賜實封一百戶開元初入爲國
子祭酒太子賓客先是中宗遺制睿宗輔政宗楚客韋溫等
改削藁草嗣立時知政事不能正之至是爲憲司所劾
左遷岳州別駕久之遷陳州刺史時河南道巡察使工

部尚書劉知柔奏嗣立清白可陟之狀詔命未下開元七年卒年六十六贈兵部尚書謚曰孝中書門下又奏嗣立衣冠之內夙表才名兄弟之間特稱和睦承恩歷事位列宰臣中年以不能正身頗近凶戚爲憲司糾劾因茲出貶若循其始終缺一字是吉人宜棄其瑕以從衆望請贈物一百段從之嗣立承慶俱以學行齊名長壽中嗣立代承慶爲鳳閣舍人長安三年承慶代嗣立爲天官侍郎頃之又代嗣立知政事及承慶卒嗣立又代爲黃門侍郎前後四職相代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已來莫與爲比嗣立三子孚恒濟皆知名孚累遷至左司

員外郎恒開元初爲碭山令爲政寛惠人吏愛之會車駕東巡縣當供帳時山東州縣皆懼不辦務於鞭扑恒獨不杖罰而事皆濟理遠近稱焉御史中丞宇文融卽恒之姑子也嘗密薦恒有經濟之才請以已之官秩回授乃擢拜殿中侍御史歷度支左司等員外太常少卿給事中二十九年爲隴右道河西黜陟使恒至河西時節度使蓋嘉運恃託中貴公爲非法兼僞叙功勞恒抗表請劾之人代其懼因出爲陳留太守未行而卒時人甚傷惜之

濟早以辭翰聞開元初調補鄄城令時有人密奏元宗

日令歲吏部選敘大濫縣令非才全不簡擇及縣令謝官日引入殿庭問安人策一道試者二百餘人獨濟策第一或有不書紙者擢濟爲醴泉令二十餘人還舊官四五十人放歸習讀侍郎盧從愿李朝隱貶爲刺史濟至醴泉以簡易爲政人用稱之三遷爲庫部員外郎二十四年爲尙書戸部侍郎累歲轉太原尹製先德詩四章述祖父之行辭致高雅天寶七載又爲河南尹遷尙書左丞三代爲省轄衣冠榮之濟從容雅度所莅人推善政後出爲馮翊太守子奐夏令亦以能政聞

陸元方字希仲蘇州吳縣人世爲著姓曾祖琛陳給事中

黄門侍郎伯父東之以工書知名官至太子司議郎元方舉明經又應八科舉累轉監察御史則天革命使元方安輯嶺外將涉海時風濤甚壯舟人莫敢舉帆元方曰我受命無私神豈害我遽命之濟既而風濤果息使還稱旨除殿中侍御史卽以其月擢拜鳳閣舍人仍判侍郎事俄爲來俊臣所陷則天手敕特赦之長壽二年再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延載初又加鳳閣侍郎證聖初內史李昭德得罪以元方附會昭德貶綏州刺史尋復爲春官侍郎又轉天官侍郎兼司衛卿尚書左丞尋拜鸞臺侍郎平章事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貶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

初后名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繼黨又薦其女崔元暐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復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嘗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臣有大事即奏人間碎務不敢以煩聖覽由是忤旨責授太子右庶子罷知政事尋轉文昌左丞病卒元方在官清謹再為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幾福不衰矣又曰吾當壽但領選久耗傷吾神又有書一匣嘗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敕書其慎密如此贈越州都督開元十八年又贈揚州大都督子象先

象先本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構是謂象賢者乃賜名焉）少有器量應制舉拜揚州參軍秩滿調選時吉頊為吏部侍郎擢授洛陽尉元方時亦為吏部固辭不敢當頊曰為官擇人至公之道陸景初才望高雅非常流所及實不以吏部之子妄推薦也竟奏授之遷左臺監察御史轉殿中歷授中書侍郎景雲元年冬（案紀在二年十月當從本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太平公主將引中書侍郎崔湜知政事密以告之湜固讓象先主不許之湜因亦請辭主遂言於睿宗乃並拜焉象先清淨寡欲不以細務介意言論高遠雅為時賢所服湜每謂人曰陸公加於人一等

太平公主時旣用事同時宰相蕭至忠岑羲及湜等咸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謁及謀逆召宰相議曰寧王長不當廢嫡立庶象先曰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功今失德安可不廢對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天子過失安得廢主怒更與竇懷貞等謀先天二年至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象先坐爲主所進將同誅元宗遽召免之日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以保護功封兗國公賜實封二百戶加銀青光祿大夫時窮討至忠等枝黨連累稍衆象先密有申理全濟甚多然未嘗言及當時無知之者初難作睿宗御承天樓羣臣稍集帝麾曰助朕者留不者去於是有投名自驗者事平元宗得所投名詔象先收按象先悉焚之帝大怒欲并加罪頓首謝曰赴君之難忠也陛下方以德化天下奈何殺行義之人故臣違命安反側者其敢逃死帝寤善之其年出爲益州大都督府長

史仍爲劒南道按察使在官務以寬仁爲政司馬韋抱眞言曰望明公稍行杖罰以立威名不然恐下人怠墮無所懼也象先曰爲政者理則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人益已恐非仁恕之道竟不從抱眞之言歷遷河中尹六年廢河中府依舊爲蒲州象先爲刺史仍爲河東道按察使嘗有小吏犯罪但戒語而遣之錄事白曰此例合當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言若必須行杖卽當自汝爲始錄事慚懼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爲繁耳但當靜之於源則亦何憂不簡前後爲刺史其政如一人吏咸懷之

按察使俘入爲太子詹事歷工部新書戶部尚書十年冬知吏部選事又加刑部尚書以繼母憂免官十三年起復同州刺史新書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尋遷太子少保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新書右丞相諡曰文貞

象先弟景倩爲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强清某詐清唯景倩曰眞清歷監察御史景融長七尺美姿質寬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札以蔭補千牛遷新鄭令政有風績歷大理正滎陽郡太守河南尹兵吏部侍郎左右丞工部尚書東都留守襄陽郡太守陳留郡太守並兼採訪使卒贈廣陵郡都督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諮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毋爲損威人多其友景獻歷殿中侍御史屯田員外郎景裔河南令庫

部郎中皆有美譽倫一行少時嘗與象先昆弟相善嘗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其爲當時所稱如此景融四世孫希聲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甚多商州刺史鄭愚表爲屬後去隱義興人之名爲右拾遺當時儉腐秉權歲數歎梁宋尤甚希聲見州縣刓敝上言當時謹視盜賊明年王仙芝反枝蔓數十州遂不制擢累歙州刺史昭宗聞其名召爲給事中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無所輕重以太子少師罷李茂貞兵犯京師輿疾避難卒贈尙書左僕射謚曰文元方從叔餘慶陳右軍將軍珣孫也巳冠名未顯兄元表皆曰爾名宦不立奈何餘慶感激閉戶誦書三年以博學稱少與知名之士陳子昂宋之問盧藏用趙貞固杜審言畢構郭襲微道士司馬承禎道人法成新書作懷一等交遊時號方外十友雖才學不逮子昂等而風流強辨過

之舉制策甲科補蕭尉累遷陽城尉武后封嵩山以辦具勞擢監察御史聖麻初靈勝二州党項誘北胡寇邊詔餘慶招慰喻以恩信蕃酋率衆內附遷殿中侍御史累遷中書舍人則天嘗引入草詔餘慶惶惑至晚竟不能措一辭責授左司郎中久之封廣平郡公太子右庶子餘慶於寒品後進必悉力薦之藉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開元初爲河南河北宣撫使薦富春孫逖京兆韋述吳興蔣列河南達奚珣後皆爲知名士累除大理卿散騎常侍太子詹事以老疾致仕尋卒諡曰莊子璪字仲舉明經補長安尉以采清幹稱開元初中朝臣子弟不任京畿改新鄭令人爲立祠用按察使宇文融薦遷灞池令累遷兵部郎中兼彍騎使還除洛陽令時車駕在洛搉勒姦豪人不敢犯爲中書令蕭嵩所器嵩罷他宰相俾陰廉嵩短璪曰與人交過且不可言況無有邪以是忤貴近出爲太原少尹累徙西河太守封平恩縣男屬邑多虎前守設檻穽璪至徹之而虎不爲暴彖先四代孫鉄文文宗大和四年釋褐除參

軍文學

蘇瓌字昌容京兆武功人隋尚書右僕射威曾孫也祖夔隋鴻臚卿父勗案瓌從父兄幹父名勗瓌父不應作勗新書本傳不書宰相世系表名亶疑當從新書表貞觀中台州刺史瓌弱冠本州舉進士補恒州參軍居母喪哀毀加人左庶子張大安表舉孝弟累授豫王府錄事參軍長史王德眞司馬劉禕之皆器重之歷朗歙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使者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長安中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揚州地當衝要多富商大賈珠翠珍怪之產前長史張潛于辨機皆致之數萬唯瓌挺身而去徙同州刺史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可闕宜月賜增半糧

俾相給足則不闕番又宜却進獻罷營造不急者不見省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廋蔽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閱正盡一月止使柅姦匿歲一括實檢制租調以免勞弊武后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環以爲縻損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民產日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尼濫僞相半請併寺著僧常員數缺則補后善其言神龍初入爲尚書右丞封懷縣男以明習法律多識臺閣故事特命刪定律令格式尋加銀靑光祿大夫是歲再遷戶部尚書奏計帳所管戶時有六百一十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一尋加侍中封淮陽縣子充西京留守時祕書員外監鄭普思謀爲妖逆雍岐二州妖黨大發環收普思繫獄考訊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爲韋庶人所寵居止禁中由是中宗

特敕慰諭環令釋晉思之罪環上言晉思幻惑罪當不
赦中宗至京環又面陳其狀帝猶依違司直范獻忠環使按晉思者進曰環爲大
臣不能前誅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環尚書左僕射魏元忠奏曰蘇
環長者其忠懇如此願陛下察之帝乃配流晉思於儋
州其黨並誅環遷吏部尚書進封淮陽縣侯新書無淮陽兩封
景龍三年轉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
公是歲將拜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希庶人旨建議請
皇后爲亞獻安樂公主爲終獻環深非其議嘗於御前
面折欽明帝雖悟竟從欽明所奏公卿大臣初拜官者
例許獻食名爲燒尾環拜僕射無所獻後因侍宴將作

大匠宗晉卿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耶帝默然瓌
奏曰臣聞宰相者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
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
所以不敢燒尾是歲六月與唐休璟並加監修國史四
年中宗崩祕不發喪韋庶人召諸宰相韋安石韋巨源
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韋溫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彥
昭及瓌等十八人入禁中會議初遺制遣韋庶人輔少主
知政事授安國相王太尉參謀輔政中書令宗楚客謂
溫曰今須請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皇太后於
相王居嫂叔不通問之地甚難爲儀注理全不可瓌獨

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遺制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及韋溫大怒遂削相王輔政而宣行焉是月韋氏敗相王即帝位下詔曰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許國公蘇瓌自周旋近密損益樞機謀猷有成匡贊無忌頃者遺恩顧託先意昭明姦回動搖內外危逼獨申讜議實挫邪謀況藩邸僚屬念殷惟舊無德不報抑惟令典可尚書左僕射餘如故景雲元年以老疾轉太子少傅是歲十一月薨年七十二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皇太子別次發哀瓌臨終遺令薄葬及祖載之日官給儀仗外唯有布車一乘論者稱焉瓌治州考課常最爲宰相陳當世病利甚

多韋溫始爲汴州司倉參軍以賍受杖及用事憚璟正卒不敢傷　開元二年下詔曰疇庸賞善百王攸先追遠飾終千載同德故尚書左丞相太子少傅贈司空荆州大都督許國文貞公璟履正體道外方內直悉心奉上畢身率禮協贊帷幄三朝有鹽梅之任變諧台袞九命爲社稷之臣先朝晏駕禍起宮掖國擅稱制之姦人懷綴旒之懼凶威孔熾宗祀幾傾顧命遺恩太皇輔政逆臣刑僇韋氏臨朝遂能首發昌言侃然正色列諸視聽暴於朝野松檟已遠風烈猶存緬懷誠節良深耿嘆可賜實封一百戶長子顯固辭乃擢中子乂左補闕　六年詔與徐國公劉幽求配享睿宗廟庭十七年加

贈司徒

瓌子頲字廷碩少有俊才一覽千言弱冠舉進士授烏程尉武后封嵩高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胄曹參軍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累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詔頲按覆來俊臣等舊獄頲皆申明其枉由此雪寃者甚衆神龍中累遷給事中加修文館學士俄拜中書舍人尋而頲父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掌樞密時以爲榮機事塡委文誥皆出頲手元宗平内難書詔塡委獨頲在太極後閤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丏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湧泉嶠所不及也俄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景雲中瓌薨詔頲起復爲工部侍郎

加銀青光祿大夫頲抗表固辭辭理懇切詔許其終制服闋就職襲父爵許國公元宗謂宰臣曰有從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元宗曰蘇頲可中書侍郎仍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食自頲始也頲入謝元宗曰常欲用卿每有好闕即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之故人卒無言者朕爲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歿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

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秣騎內侵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頲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況萬乘之重與犬羊蚉蝱諍勝負哉遠夷左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如班親征之詔而敕虓將謀夫

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岐
隴彫弊積年若千乘萬騎供億不涯誠恐徭役內興蔑掠
外虞斯人不堪六也戎虜之性驟往倏來敗不恥奔勝不
讓成若大軍一臨邊拂震鳥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謀二也
太上皇闕陛下身對寇場不能無憂忝忝之思何以自安
三也漢蒯成侯諫高帝日上嘗自勞豈謂無人使哉高帝
以為愛我今將相大臣豈無為陛下宣力者何親行之遠
邪不省復上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藩貢或闕王命征之
於是乎治兵其郊獲辭而止非謂拔甲自臨敵人畏之莫
敢戰也古天子無親將惟黃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之時自
阪泉功成則修身問居無為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當深
視高居制禮作樂禪梁父登空同何至厭天居社金華為
一日之敵今吐蕃遣渠領干犯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
屈至尊為之敵雖朝鼎夕砧猶永可以奪四夷安足勞聖
躬哉虜之入唯盜牛馬發奮衊衣未嘗殺略邊人其罪易
原也臣恐虜情狠顧牽連北狄聞六師之行入幽折犯靈
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下以天下之安不能
覃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上者若夫擇良將募重
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購官長虜亡無日
矣顧少譖延以須西音亦會薛訥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

是帝止不行時李乂為紫微侍郎與頲對掌文誥他日上謂
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有卿及李乂亦
不讓之卿所製文誥可錄一本封進題云臣某撰朕要
留中披覽其禮遇如此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頲敘事外自為文章云元
宗欲於靖陵建碑頲諫曰帝王及后無神道碑且事不
師古動皆不法若靖陵獨建陛下祖宗之陵皆須追造
元宗從其言而止新書帝不納其言開元四年遷紫微侍郎同
紫微黃門平章事與侍中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
裁斷頲皆順從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應對則頲為
之助相得甚悅璟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同時

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器若獻可替否罄盡臣節斷割吏事至公無私卽頲過其父也八年除禮部尚書罷政事俄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事按察節度劍南諸州時蜀凋敝人流亡詔頲收劍南山澤鹽鐵自贍頲尚簡靜重興力役卽募戍人輸雇直開井置鑪量人計出分所贏市穀以廣見糧前司馬皇甫恂使蜀破庫物織新樣錦琵琶捍撥玲瓏鞭以進頲一切罷之因上言遣使衘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贍軍費意或謂頲曰公今在遠豈得忤聖意頲曰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豈以遠近閒易忠臣節也竟奏罷之巂州蠻酋苴院私與吐蕃連謀將爲內寇頲獲其閒諜將士咸請出兵討之頲不從乃作書并閒諜以送苴院苴院慙悔竟不敢入寇十

三年從駕東封元宗令頲撰朝覲碑文俄又知吏部選事頲性廉儉所得俸祿盡推與諸弟或散之親族家無餘貲十五年卒年五十八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畧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初優贈之制未出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臣伏見貞觀永徽之時每有公卿大臣薨卒皆輟朝舉哀所以成終始之恩厚君臣之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列於史冊以示將來昔智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蕢一言方始感悟春秋載其盛烈禮經以爲美談今古舊事昭然可覩臣伏見故禮部尚書蘇頲累葉輔弼代傳忠清頲又伏事軒陛二十餘載入參謀猷出總藩

牧誠績斯著操履無虧天不慭遺奄違聖代伏願陛下思帷蓋之舊念股肱之親修先朝之盛典鑒晉平之遠迹爲之輟朝舉哀以明同體之義使歿者荷德於泉壤存者盡節於周行凡百卿士孰不幸甚臣官忝記事君舉必書敢申舊典上黷宸扆希降恩貸俯垂詳擇卽日於洛城南門舉哀輟朝兩日贈尙書右丞相謚曰文憲及葬日元宗遊咸宜宮將出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中路還宮頲弟詵冰乂

詵字延言舉賢良方正高第補汾陰尉遷祕書詳正學士歷授右司郎中給事中徐州刺史先是拜給事中時頲爲中書侍郎上表讓詵

所授元宗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乎頲曰晉祁奚是也元宗曰若然則朕用蘇詵何得屢言近日卿父子猶同在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出為徐州刺史治有迹卒贈吏部侍郎）冰為虞部郎中乂為職方郎中（詵子震以蔭補千牛十餘歲強學有成人風頲曰吾家有子累遷殿中御史長安令安祿山陷京師震與尹崔光遠殺開遠門吏棄家出奔會肅宗與師靈武震晝夜馳及行在帝嘉之拜御史中丞遷文部侍郎廣平王為元帥崇擇資佐以震為糧料使二京平封岐陽縣公改河南尹九節度兵敗相州震與留守崔圓奔襄鄧貶濟王府長史起為絳州刺史進戶部侍郎判度支為泰陵建陵鹵簿使以勞封岐國公拜太常卿代宗將幸東都復以震為河南尹未行卒贈禮部尚書）

幹瓌從父兄也父勗（字慎行）武德中為秦王府文學館學

士貞觀中尙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魏王泰府司馬勗既博學有美名甚爲泰所重因勸泰請開文學館引才名之士撰括地志後歷吏部郎太子左庶子卒幹少以明經累授徐王府記室參軍徐王好畋獵幹每諫止之垂拱中歷遷魏州刺史時河北饑饉舊吏苛酷百姓多有逃散幹乃督察姦吏務勸農桑由是逃散者皆來復業稱爲良牧召拜右羽林將軍尋遷冬官尚書酷吏來俊臣素忌嫉之遂誣奏幹在魏州與瑯琊王沖私書往復因繫獄鞫訊幹發憤而卒璟四代孫翔文宗大和四年釋褐文學參軍

史臣曰韋思謙始以州縣奮於煙霄持綱不避於權豪報國能忘於妻子自強不息剛毅近仁信有之矣高季輔皇甫公義可謂知人矣且積善餘慶不謂無徵二子構堂俱列相輔文皆經濟政謚明能加以承慶方危染翰而會非恐悚嗣立見用襲封而罔墜逍遥無忝父風寧慙祖德謚溫謚孝何愧易名陸元方博學大度再踐鈞衡當則天時非有忠貞應無黜責綏州之任抑又何慙觀其濟海無私狂風自止臨終焚藁温樹始彰故知正可以動神明德可以延家代象先益高入品尤著相才全濟有名孤立無禍景倩景融景獻景裔等咸居清

列得非有後於曾乎蘇瓌孔子云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又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當中宗棄代韋氏奪權預謀者十有九人咸生異議瓌志存大節獨發讜言其後善惡顯彰黜陟明著聖人之言驗於斯矣頲唯公是相以儉承家李嶠許之湧泉宋璟稱其過父艱難之際節操不回善始令終先後無愧

贊曰善人君子懷忠秉正盡富文章咸推諫諍崔姚明廷無慙重柄子子孫孫演承餘慶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九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　　列傳四十

狄仁傑 族曾孫兼謨

王方慶 父宏直 子晙 孫偁 九世孫摶 偁摶皆從新書增

姚璹 弟班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也祖孝緒貞觀中尚書左丞父知遜夔州長史仁傑兒童時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皆接對唯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不能接對何暇偶俗吏而見責耶後以明經舉授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閻立本爲河南黜陟使仁傑爲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過

斯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薦授并州都督府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并州登太行山南望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在此雲下瞻望佇立久之雲移乃行（始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仁傑孝友絕人在并州有同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乃詣長史藺仁基請代崇質而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謂曰吾等豈獨無媿耶由是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仁傑儀鳳中為大理丞周歲斷滯獄一萬七千人無冤訴者時武衛大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坐誤

斫昭陵柏樹仁傑奏罪當免職高宗令卽誅之仁傑又奏罪不當死帝作色曰善才斫陵上樹是使我不孝必須殺之左右矚仁傑令出仁傑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爲難臣愚以爲不然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昔漢文帝時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諍罪止棄市魏文將徙冀人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今陛下不納臣言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陛下作法懸之象魏徒流死罪俱有等差豈有犯非極刑卽令賜死法旣無常則萬姓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

變法請從今日爲始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一將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爲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殺善才陷陛下於不道帝意稍解善才因而免死居數日授仁傑侍御史時司農卿韋機兼領將作少府二司高宗以恭陵元宮狹小不容送終之具遣機續成其功機於埏之左右爲便房四所又造宿羽高山上陽等宮莫不壯麗仁傑奏其太過機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特寵用事朝廷慴懼仁傑奏之請付法寺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之類陛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必

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將來之誡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為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達權宜尋加朝散大夫累遷度支郎中高宗將幸汾陽宮以仁傑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沖元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害耶遽令罷之高宗聞之歎曰真大丈夫也俄轉寧州刺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郡人勒碑頌德御史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及入寧州境內耆老歌刺史德美

者盈路翰既授館召州吏謂之曰入其境其政可知也願成使君之美無爲久留州人方散翰薦名於朝徵爲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吳楚之俗多淫祠仁傑奏毀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轉文昌右丞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稱兵汝南事敗緣坐者六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司刑使逼促行刑仁傑哀其詿誤緩其獄密表奏曰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旨表成復毀意不能定此輩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詿誤特敕原之配流豐州豫囚次於寧州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携哭於

碑下齋三日而後行豫因至流所復相與立碑頌狄君之德初越王之亂宰相張光輔率師討平之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而萬貞生光輔質其辭仁傑曰明公董戎三十萬平一亂臣不戢兵鋒縱其暴橫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此非萬貞何耶且兇威脅從勢難自固及天兵暫臨乘城歸順者萬計縋墜四面成蹊公奈何縱邀功之人殺歸降之衆但恐寃聲騰沸上徹於天如得尚方斬馬劒加於君頸雖死如歸光輔不能詰心甚銜之還都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入

爲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九月丁酉轉地官侍郎判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謂曰卿在汝南時甚有善政欲知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幸也臣不知譖者並爲善友臣請不知則天深加歎異時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徒況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爲報可則胄子數千凡幾詔邪爲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未幾爲來俊臣誣構下獄時一問即承者例得減死來俊臣逼脅仁傑令一問承反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寛之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必得減死

德壽意欲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何牽之德壽曰尚書爲春官時執柔任其司員外引之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行此事以頭觸柱流血被面德壽懼而謝焉旣承反所司但待日行刑不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拆被頭帛書冤置綿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之察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以告變則天召見覽之而問俊臣曰仁傑不免冠帶寢處甚安何由伏罪則天使人視之俊臣遽命仁傑巾帶而見使者乃令德壽代仁傑作謝死表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謂曰承反何也對曰向若不承反

已死於鞭箠矣何爲作謝死表曰臣無此表示之乃知代署也故得免死貶彭澤令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陛苦爭欲必殺仁傑等武承嗣屢奏請誅之則天曰朕好生惡殺志在恤刑渙汗已行不可更返萬歲通天年契丹寇陷冀州河北震動徵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懼賊至盡驅百姓入城繕修守具仁傑既至悉放歸農畝謂曰賊猶在遠何必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必不關百姓也賊聞之自退百姓咸歌誦之相與立碑以紀恩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神功元年入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銀青光

祿大夫兼納言仁傑以百姓西戍疎勒等四鎮極爲凋
弊乃上疏曰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東
拒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漢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
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
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
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是前代之遠裔而
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陷邊殺掠吏人後
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
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
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

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為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藉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能為天所祐也昔人有言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

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念彼蒸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辭也上不是卹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為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

捐之之謀而罷珠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克平九姓冊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鎭使統諸蕃封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絶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鎭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鎭重而邊州之備實矣況綏撫夷狄蓋防其越逸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

與螻蟻計校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爲不勤
修政故也伏惟陛下棄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爲念但
當敕邊兵謹守備蓄鋭以待敵待其自至然後擊之此
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遠
備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
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
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
不擊而服矣仁傑又請廢安東復高氏爲君長停江南
之轉輸慰河北之勞弊數年之後可以安人富國事雖
不行識者是之尋檢校納言兼右肅政臺御史大夫聖

厤初突厥侵掠趙定等州命仁傑爲河北道元帥以便宜從事突厥盡殺所掠男女萬餘人從五迴道而去仁傑總兵十萬追之不及便制仁傑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朔人庶多爲突厥逼脅賊退後懼誅又多逃匿仁傑上疏曰臣聞朝廷議者以爲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逆順或因迫脅或有願從或授僞官或爲招慰或兼外賊或是土人跡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雄猛由來重氣一顧之勢至死不回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賣田人不爲售內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取其髓腦曾無心媿修築池城繕

造兵甲州縣役使十倍軍機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人猶水也壅之則爲梟疏之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遷及卓被誅部曲無赦事窮變起毒害生人京室邱墟化爲禾黍此由恩不普洽失在機先臣一讀此書未嘗不廢卷嘆息今以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暫起不足爲憂中土不安以此爲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道理事廣者不可以

細分人主恢宏不拘常法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然人神道暢率土歡心諸軍凱旋得無侵擾制從之軍還授內史聖曆二年則天幸三陽宮王公百僚咸經侍從唯仁傑特賜宅一區當時恩寵無比是歲六月左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右武威衛將軍駱務整討契丹餘衆擒之獻俘於含樞殿則天大悅特賜楷固姓武氏楷固務整並契丹李盡忠之別帥也初盡忠之作亂楷固等屢率兵以陷官軍後兵敗來降有司斷以極法仁傑議以爲楷固等並有驍將之才若恕其死必能感恩効節又奏請授

其官爵委以專征制並從之及楷固等凱旋則天召仁傑預宴因舉觴親勸歸賞於仁傑授楷固左玉鈐衛大將軍賜爵燕國公則天又將造大像用功數百萬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錢以助成之仁傑上疏諫曰臣聞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象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爲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栰尚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繢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瓌材竭於輪奐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膚不

辭箠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剪髮解衣仍惡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敕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維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此時

興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爲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旣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尙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可謂盡忠臣今思維兼採衆議咸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鎭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旣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饑役在其中難以取給況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則天乃罷其役是歲九月病卒年七十一則天爲之舉哀廢朝三

日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仁傑嘗以舉賢爲意其所引
拔桓彥範敬暉竇懷貞姚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初則
天嘗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
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
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文吏矣豈非
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
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眞宰
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召
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
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爲相今爲洛州司

馬非用之也又遷爲秋官侍郎後竟召爲相柬之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之推薦也仁傑嘗爲魏州刺史人吏爲立生祠及去職其子景暉爲魏州司功參軍頗貪暴爲人所惡乃毀仁傑之祠（至元和中田宏正鎮魏博始奏葺之血食不絕）長子光嗣聖厤初爲司府丞則天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乃薦光嗣拜地官員外郎莅事稱職則天喜而言曰祁奚內舉果得其人（歷淄許貝三州刺史母喪奪爲太府少卿固讓睿宗嘉其誠許之）開元七年自汴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坐贓貶歙州別駕卒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頊李昭德皆有匡復讜言則天無復辟意唯仁傑每從容奏對無不以子

母恩情為言則天亦漸省悟竟召還中宗復為儲貳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唯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一不勝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初中宗自房陵還宮則天匿之帳中召仁傑以廬陵為言仁傑慷慨敷奏言發涕流遽出中宗謂仁傑曰還卿儲君仁傑降階泣賀既已奏曰太子還宮人無知者物議

安審是非則天以爲然乃復置中宗於龍門具禮迎歸人情感悅仁傑前後匡復奏對凡數萬言開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撰爲梁公別傳備載其辭中宗返正追贈司空睿宗追封梁國公仁傑族曾孫兼謨

新書贊曰武后乘唐中衰操生殺柄劫制天下而懷神器仁傑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成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爲名言

兼謨字汝諧登進士第祖郊父邁仕官皆微兼謨元和末解褐襄陽推官試校書郞言行剛正使府知名令孤楚執政憲宗召爲左拾遺累上書言事歷尙書郞長慶大和中歷鄭州刺史歷蘄鄧鄭三州刺史歲旱饑發粟賑濟民人不流徙改蘇州以治行稱

大爲給事中開成初度支左藏庫妄破漬汚縑帛等贓
罪文宗以事在赦前不理兼謨封還赦書文宗召而諭
之曰嘉卿舉職然朕已赦其長官典吏亦宜在宥然事
或不可卿勿以封敕爲艱遷御史中丞謝曰文宗顧謂
之曰御史臺朝廷綱紀臺綱正則朝廷理朝廷正則天
下理凡執法者大抵以畏忌顧望爲心職業由兹不舉
卿梁公之後自有家法豈復爲常常之心哉兼謨謝曰
朝法或未得中臣固恐心彈奏會江西觀察使吳士矩
違額加給軍士破官錢數十萬計兼謨奏曰觀察使守
陛下土地宣陛下詔條臨戎賞軍州有定數而士矩與

奪由已盈縮自專不唯貽弊一方必致諸軍援例請下法司正行朝典士矩坐貶蔡州別駕兼謨尋轉兵部侍郎明年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充河東節度使會昌中累歷方鎮武宗子峴封益王命兼謨為傅俄領天平節度使辭疾以祕書監歸洛陽遷東都留守卒

王方慶名綝以字顯雍州咸陽人也周少司空石泉公褒之曾孫也其先自瑯琊南度居於丹陽為江左冠族褒北徙入關始家咸陽焉祖鼒隋衛尉丞伯父宏讓有美名貞觀中為中書舍人父宏直為漢王元昌友畋獵無度乃上書切諫其略曰夫宗子維城之託者所以固邦家

之業也大王功無任城戰克之効行無河間樂善之譽爵高五等邑富千室當思答極施之洪慈保無疆之永祚其爲計者在乎修德冠履詩禮畋獵史傳覽古人成敗之所由鑒既往存亡之異迹覆前戒後居安慮危奈何列騎齊驅交横蘢畝野有遊客巷無居人貽衆庶之憂逞一情之樂從禽不息實用寒心元昌覽書而遽止漸見疏斥轉荆王友龍朔中卒方慶年十六起家越王府參軍嘗就記室任希古受史記漢書希古遷爲太子舍人方慶隨之卒業永淳中累遷太僕少卿則天臨朝拜廣州都督廣州地際南海每歲崑崙乘舶以珍物

與中國交市舊都督路元睿冒求其貨崑崙懷刃殺之方慶在任數載秋毫不犯又管內諸州首領舊多貪縱百姓有詣府稱冤者府官以先受首領參餉未嘗鞫問方慶乃集止府僚絕其交往首領縱暴者悉繩之由是境內清肅當時議者以為有唐以來治廣州者無出方慶之右有制褒之曰朕以卿歷職著稱故授此官既美化遠聞實副朝寄今賜卿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也證聖元年召拜洛州長史尋加銀青光祿大夫封石泉縣男萬歲登封元年轉并州長史封瑯琊縣男未行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轉鳳閣侍

郎依舊知政事神功元年七月淸邊道大總管建安王攸宜破契丹凱還欲以是月詣闕獻俘內史王及善以爲將軍入城例有軍樂旣今上孝明高皇帝忌月請備而不奏方慶奏曰臣按禮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晉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日是康帝忌月於時持疑不定下太常禮官荀訥議稱禮祇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卽有忌時忌歲益無理據當時從訥所議軍樂是軍容與常不等臣謂振作於事無嫌則天從之則天嘗幸萬安山玉泉寺以山徑危懸欲御腰輿而上方慶諫曰昔漢元帝嘗祭廟出便門御樓船光祿勳張猛奏曰乘船危就

橋安元帝乃從橋卽前代舊事今山徑危險石路曲狹上驂駭目下視寒心比於樓船安危不等陛下蒸人父母奈何踐此畏塗伏望停輿駐蹕則天納其言而止是歲改封石泉子時有制每月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辟閭仁諝奏議其畧曰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臣謹按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爲無明堂故無告朔之禮有明堂卽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參求既無其

禮不可習非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乎慶又奏議其畧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謹按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乎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矣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議唯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臣不敢同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爲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捃摭前儒因

循故事而已隋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祇抄撮舊禮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爲歷代不傳所以其文乃闕各有緣由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爲明證在臣誠實有疑則天又令春官廣集衆儒取方慶仁諝所奏議以定得失時成均博士吳揚善禮儀志作吳揚吾太學博士郭山惲等奏按周禮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之禮秦滅詩書由是告朔禮廢望依方慶議有制從之則天以方慶家多書籍嘗訪求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已進之唯有一卷見在今又進臣十一代

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則天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叙其事復賜方慶當時甚以爲榮方慶又舉令杖期喪大功未葬不預朝賀未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容陪預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伏望申明令式更禁斷從之方慶漸以老疾乞從閑逸乃授麟臺監修國史及中宗立爲東宮方慶兼檢校太子左庶子聖厯二年壹日（當是一月）則天欲季冬講武有

司稽綏延入孟春方慶上疏曰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御角校才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兵者甲冑干戈之總名兵金性克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陰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折陽者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爲沍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今孟春講武

是行冬令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伏望天恩不違時令至孟冬教習以順天道手制答曰比為久屬太平多歷年載人皆廢戰並恐學文今者用整兵威故令教習卿以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舉金傷木則便害發生循覽所陳深合典禮若違此請乃月令虛行佇啟直言用依來表是歲正授太子左庶子封石泉公餘並如故俸料同職事三品兼侍皇太子讀書少澂又上言謹按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為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指斥所以不言晉尚書僕射

山濤啟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故其不稱名應有憑准朝官尚猶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啟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爲太子時改宏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皇太子改崇賢館爲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此卽成例足爲軌模伏望天恩因循舊式付司改換制從之長安二年五月卒贈兖州都督謚曰貞中宗卽位以宮僚之舊追贈吏部尚書方慶博學好著述所撰雜書凡二百餘卷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詢訪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據故時人編次名曰禮雜答問聚書甚多不減祕閣至於圖畫亦

多異本諸子莫能守其業卒後尋亦散亡長子光輔開元中官至潞州刺史少子晙工書知名尤善琴碁而性多嚴整官至殿中侍御史

孫備字靈龜明經調莫州參軍辟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幕府時契丹屈烈部將謀入寇河北騷然備至虜中脅說禍福虜乃不入安祿山叛拜博陵常山二太守副河北招討卒贈太常卿自褒至備六世封石泉云備孫遂方慶六世與別傳與曾孫摶字昭逸擢進士第辟佐王鐸滑州節度府累遷蘇州刺史久之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乾寧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董昌誅出為威勝節度使未行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浙東西宣撫使會錢鏐兼領二浙故留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昭宗建嫡后摶因請赦天下以尊大其禮正拜右僕射遷司空封魯國公初中官權盛帝欲剪抑之自石門還政一決宰相羣宦不平構藩鎮內脅天子摶曰人君務平心大體御萬物偏聽產亂古所戒也今奄人盜威福偪制君上道路人皆知之方朝廷多難未可卒除當徐以計去之事急且有變崔胤與摶並位素忌摶明逹有

謀郎劾搏爲中官外應會肩罷宰相疑搏擠斥乃厚結朱全忠薦已復輔政郎諧搏與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交私將危社稷全忠因顯疏其尢光化三年罷爲工部侍郎貶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戶參軍事賜死藍田驛

新書贊曰李德裕著書稱方慶爲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倉唐悟文侯事嗟乎君子哉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及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動羣臣示中興之漸所謂人難言者於方慶難乎哉德裕之稱爲不誣矣

姚璹字令璋散騎常侍思廉之孫也少孤撫弟妹以友愛稱博涉經史有才辨永徽中明經擢第累補太子宮門郎與司議郎孟利貞等奉令撰瑶山玉彩書書成遷祕書郎調露中累遷至中書舍人封吳興縣男則天臨朝遷夏官侍郎坐從父弟敬節同徐敬業之亂貶桂州

都督府長史時則天雅好符瑞璹至嶺南訪諸山川草樹其名號有武字者皆以爲上應國姓列奏其事則天大悅召拜天官侍郎善於選補時人稱之長壽二年兩書皆在元年當從紀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雖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暫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爲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璹始也是歲九月坐事轉司賓少卿罷知政事延載初擢拜納言有司以璹從父弟犯法奏言不合更爲侍臣璹上

言昔王敦稱兵犯順王導仍典樞機嵇康戮於晉朝嵇紹忠於晉室竊惟前古尚不爲疑今奉聖恩豈由臣下必以體例有乖伏請甘從屏退則天曰此乃我意卿復何言但當盡忠無聽浮說時武三思率蕃夷酋長請造天樞於端門外刻字紀功以頌周德璹爲督作使證聖初璹加秋官尚書同平章事是歲明堂災則天欲責躬避正殿璹奏曰此實人火非曰天災至如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臣又見彌勒下生經云當彌勒成佛之時七寶臺須臾散壞覩此無常之相便成正覺之因故知聖人之道隨緣示化方便之利博濟良

多可使由之義存於此況今明堂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廟之地陛下若避正殿於禮未爲得也左拾遺劉承慶廷奏云明堂宗祀之所今既被焚陛下宜輟朝思過璹又持前議以爭之則天乃依璹奏更御端門大酺燕羣臣與相娛樂先令璹監造天樞功費浩廣見金不足乃歛天下農器并鑄至是以功當賜爵一等璹表請回贈父一官乃追贈其父豫州司戶參軍處平爲博州刺史天后將封嵩岳命璹總知撰儀注并充封禪副使及重造明堂又令璹充使督作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時有大石國使請獻獅子璹上疏諫曰獅子猛獸唯止食肉遠從碎葉以至神都肉既難得極爲勞

費陛下以百姓爲心慮一物有失鷹犬不蓄漁獵總停
運不殺以闡大慈垂好生以敷至德凡在翾飛蠢動莫
不感荷仁恩豈容自菲薄於身而厚資給於獸求之至
理必不然乎疏奏遽停來使又九鼎初成制令黄金千
兩塗之璹進諫曰夫鼎者神器貴在質朴自然無假別
爲浮飾臣觀其狀先有五彩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
方爲炫燿則天又從之尋屬契丹犯塞命梁王武三思
爲榆關道安撫大使璹爲副使以備之及還坐事神功
初左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中官吏多貪暴璹屢有
發擿姦無所容則天嘉之降璽書勞之曰夫嚴霜之下

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勁草之爲貴物旣有此人亦宜哉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作相宏益已多防邊訓兵心力俱盡歲寒無改終始不渝乃眷蜀中吒俗殷雜久鈌良守弊於侵漁政以賄成人無厝足是用命卿出鎭寄茲存養果能攬轡澄清下車整肅吏不敢犯姦無所容前後糾擿蓋非一緖貪殘之伍屏迹於列城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詎勞期月康此黎元言念德聲良深嘉尚宜布瑯琊之化當以豫州爲法則天又嘗謂侍臣曰凡爲長官能淸自身者甚易淸得僚吏者甚難至於姚璹可謂兼之矣時新都丞朱待辟坐贓至死逮

捕繫獄待辟素善沙門理中陰結諸不逞因待辟以殺璹爲名擬據巴蜀爲亂人密表告之者制令璹按其獄璹深持之事涉疑似引而誅死者僅以千數則天又令洛州長史宋元爽御史中丞霍獻可等重加詳覆亦無所發明遠繫獄數百人不勝酷毒遞相附會以就反狀因此籍没者復五十餘家其餘稱知反配流者亦十八九道路冤之監察御史袁恕己劾奏其事則天初令璹與恕己對定又尋令罷推俄拜地官尚書歲餘轉冬官尚書仍西京留守長安中累表乞骸骨制聽致仕進爵爲伯遇官名復舊爲工部尚書神龍元年卒年七十四遺令

薄葬贈越州都督謚曰成弟班
班少好學以勤苦自立舉明經累除定汴滄虢幽等五
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轉秦州刺史以善政有聞璽
書褒美賜絹百疋神龍元年累封宣城郡公五遷太子
詹事仍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舉事不法班前後上書
進諫令載四事其一曰臣聞賈誼曰選天下之端士孝
悌博聞有道術者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
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
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太子既冠成
人免於師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

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箴大夫進謀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臣又聞之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善言古者所以驗於今伏惟殿下睿德洪深天資聰敏近代成敗前古安危莫不懸鑒在心動合典禮臣以庸朽濫居輔弼虛備耳目叨預股肱輒薦塵露庶裨山海伏以內置作坊工巧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不識輕重因爲詐僞有玷徽猷臣望並付所司以停宮內造作如或要須役造猶望宮外安置庶得工匠不於宮禁出入其二曰臣聞漢文帝身衣

弋綈足履革舄齊高帝欄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劍環珮以過魏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劍珮而去太子使追還之謂曰珠玉珍玩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遺我賊經侯杜門不出臣觀聖賢經籍務以儉素爲貴皇王政化皆以菲薄爲德伏惟殿下留心恭儉靡尚浮奢臣愚竊望損之又損居簡以行簡減省造作節量用度其三曰臣聞銀牓銅樓宮闈嚴祕門閤來往皆有簿歷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或恐姦僞之輩因此妄爲增減脫有文狀舛錯事理便即差違且近日呂昇之便乃代

署宣赦伏賴殿下睿斷當卽覺其姦僞自餘臣下庸淺豈能深辨眞虛望睿鑒令及覆事行下並用內印印墨署之後冀得免有詐假乃是長久規模臣又聞之忠臣事君有犯而無隱明主馭下納諫以進德故書云有言逆於志必求諸道有言順於心必求諸非道伏惟殿下仁明昭著聖敬日躋探幽洞微窮神索隱事之善惡毫釐靡差理有危疑錙銖無爽臣以庸謬叨侍春闈職居獻替豈敢緘默其四曰臣聞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故曰與善人言如入芝蘭之室久自芬芳與不善人言如火銷膏不覺而盡今司經見無學士供奉未有侍

讀伏望時因視膳奏請置人所冀講席談筵務盡忠規
之道披文擿句方資審諭之勤臣又聞臣之事主必盡
乃誠君之進賢務求忠讜伏惟殿下養德儲闈以端靜
爲務恭膺守器以學業爲先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
諳識成敗雅誥既習忠孝乃成傳記方通安危斯辨知
父子君臣之道識古今鑒戒之規經史爲先斯乃急務
至於工巧造作僚吏直司實爲末事無足勞慮臣以庸
淺獻替是司臣而不言負譴聖日言而獲罪是所甘心
伏願留意經書簡畧細事一蒙採納萬死無辭乞降儲
明俯矜狂瞽疏奏太子雖稱善竟不悛革太子敗詔遣

索其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其切直時宮臣皆貶黜唯
班擢拜右散騎常侍歲餘遷祕書監睿宗即位累授戶
部尚書轉太子賓客先天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復拜
戶部尚書班與兄璹數年間俱爲定州刺史戶部尚書
時人榮之開元二年卒年七十四班嘗以其曾祖察所
撰漢書訓纂多爲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氏將爲己說
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代
史臣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致廬陵
復位唐祚中興諍由狄公一人以蔽或曰許之太甚答
曰當革命之時朋邪甚衆非推誠竭力致身忘家者孰

能與於此乎仁傑流死不避骨鯁有彰雖逢好殺無辜能使終畏大義竟存天下豈不然乎王方慶干城南海羽翼東宮臺閣樞機無不功濟所謂君子不器者也苟非文學斯焉取斯璹成都布政始卒不侔相國上章或否或中且焚明堂而避正殿固諍何多黜唐須而立天樞一言非措矧乃妄求符瑞已失忠貞精擇楚茅難禪過咎不常其德罔畏承羞班規諫有才牧守多善儲峙之任可謂得人

贊曰犯顏忤旨返政扶危是人難事狄能有之終晳武氏克復唐基功之莫大人無以師方慶之才周旋特立

璹也無常班能操執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